

从三尺讲台到万亩田畴

□讲述人:王欢

我是一名90后高校教师,也是一名驻村第一书记。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曾说过“电脑里长不出水稻,书本里也长不出水稻,要种出好水稻必须得下田。”所以我作为一名大学教研教师,不仅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,更希望尽可能地把科研成果带给广大农民。所以一年前我坚定地递交了驻村申请,最终通过了学校的层层选拔。



键,分秒必争。白天穿梭于乡间,密集走访一户户农家,倾听记录他们的现状与需求;夜晚则伏案于灯下,整理材料与表格。这边刚调解完因土地租赁引发的激烈口角,那边又得赶制课件、联络相关讲师,为村民进行种植技术培训。

然而,这段奔波的时光里,最令我铭记的,是连续几晚为村里那几个高考生挑灯填报志愿的情景。其中,小曹的困境格外揪心。高考失利带来的阴云笼罩着她,年迈的奶奶特意给我打来电话求助。在那间小屋昏黄的灯光下,她低垂着头,眼中闪烁的泪光无声诉说着无助。那晚,我和同事们围坐在一起,几乎翻遍了市内所有高职院校的招生信息、专业设置和就业数据,反复比对、讨论,电话咨询了一个又一个校方联系人。终于,在反复权衡她的兴趣特长、家庭负担和未来潜力后,一条清晰的路浮现出来——一所专业实用、提供勤工俭学机会的职业技术学院。当她紧锁的眉头微微舒展时,我忽然懂得,教育扶贫不仅仅是统计表上的入学率,更是一个少年重启人生的密钥。

2024年暑假期间,我带着12名大学生扎根村部开展社会实践。他们利用专业所学,为村民普及健康知识、辅导留守儿童功课;他们深入田间地头,或运用新媒体帮助推广当地特色农产品,或参与村容村貌整治、绘制文化墙、美化环境;他们组织文艺汇演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,也传播了现代文明理念。

这些大学生用知识和热情点燃了乡村的希望,而乡村则以最生动的课堂和最深厚的土壤,滋养了他们的成长与蜕变。最终团队获评全国优秀团队。夏天的夜晚格外闷热,我在村委会的宿舍里翻看这两个多月的工作笔记,密密麻麻记录

着村里的点点滴滴。手机突然响起,是学校领导询问工作情况。我说:“比想象中辛苦,但比想象中更值得,很充实。”

“村民把我当成了自己的‘娃子’”

随着驻村工作的持续开展,我与村民之间的感情也在日常互动中不断加深。和村民日渐熟络,主动和我打招呼的村民也越来越多,仿佛我已经在这个村生活了很久。

村里的孤寡老人老党员许本年事已高,身体不便,每次我经过,她总会热情地叫我进去坐一坐,和她聊聊天,她生病我会及时去她家看望,经常帮忙去县城买药。时间久了,我与她的关系越来越亲近,她也把我当成了自己的“娃子”。自从她知道我是北方人,怕我不习惯当地的饮食,每次见面,她都会叮嘱我:“娃子,要多吃饭,多喝牛奶,长胖点。”

这些简单的关怀,让我深刻感受到乡村的温暖与淳朴,也让我明白了自己驻村工作的意义不仅仅是“帮忙解决问题”,更是与村民共同度过生活中的每个日常时刻。

时光转瞬即逝,如今驻村任期过半,我带领工作队协同村“两委”夯实基层党组织建设,推动集体经济提质增效,完善基层治理体系,充分发挥高校资源带动乡村发展。此外,我们积极推动村庄基础设施建设,改善了水、电、路条件。特别是在饮水安全方面,我和村委会多次协调,解决了村民的饮水安全问题。

目前,村里的道路修整和环境美化工作也在有序推进,这些看似细小的举措,实际上极大地改变了村民们的日常生活。

今年,义和村获评了安徽省“五个好”村党组织标兵,连续四年获评定远县“五星级党支部”。义和村和美乡村二期也已经开工建设,民生项目“幸福院”也已经开始营业,村里的人居环境越来越好,村民的日子越来越红火。

像我这样从高校走出来的人,给村里带去的不仅是知识和技术,更是一种陪伴和希望。就像那对老夫妻握着我手时的温度,就像小曹收到录取通知书时的笑容,这些温暖的瞬间,都是我在课堂上永远学不到的宝贵财富。

当城市霓虹与乡野星辉在记忆里交织,我终于明白,这段驻村岁月将会馈赠给我的,不仅是裤管上的泥点子,更是一颗永远向着土地跳动的心,一段值得珍藏的人生经历。



晨雾漫过枕流石时,我总觉得自己成了欧阳修砚池里一滴未干的水墨。青苔从石阶缝里爬上脚蹩,露水浸透的松针在晨光中闪烁,像千年文脉里散落的标点。这是我与琅琊山的第四次重逢——自从我家搬迁到滁州,这座城便成了我的精神原乡。

山道在薄雾中蜿蜒,石壁上苍痕斑驳的摩崖石刻,是时光咬下的齿印。指尖抚过“醉翁”二字,粗粝的触感让人想起先辈用滁河卵石砌起的院墙。幼年初遇琅琊,老人教我辨认山间草木,说琅琊山的柏树最懂留白,枝丫总在云雾最浓处戛然而止,像文人画里悬停的狼毫。

转过解醒阁,忽有暗香破雾,这让我想起邻家阿婆用竹篾篮装着的滁菊——滁菊茶用山泉泡开,金黄的花瓣在粗陶碗里舒展,恍若将整个秋日的阳光都揉进了茶汤。在深冬的山岚里,竟也浮动相似的暖意。

日影攀上琅琊寺飞檐时,我在放生池边遇见一位扫地的僧人。竹帚划过硬硬的沙砾,与檐角铜铃的震颤,合成一曲天然的水鱼调。忽然鼻尖闻到一股飘香,仔细寻找竟不知是谁在寺院台阶前放的一块素饼,新麦的香气裹着古银杏的苦味,像极了这座山的脾性——在晨钟暮鼓里守着清寂,却总在石缝间透出三分人间烟火。

午后循着水声往让泉去,满坡翠竹筛碎阳光,在石径上织出流动的锦缎。黄昏在深秀湖细数残荷,忽有山风掠过水面,惊起白鹭如飞鸟。对岸新修的观景栈道蜿蜒入云,玻璃扶手上映着晚霞与古亭的倒影。几个穿汉服的少女举着自拍杆走过,裙裾扫过欧阳修手植的梅树,惊落的花瓣飘向山下灯火初上的新城。琅琊阁的灯光刺破暮色,像一柄朱砂笔在天地间题跋。

暮色四合时,我在南天门捡到半片唐砖。粗陶的裂口处露出石英结晶,像凝固的星河。山下传来隐约的花鼓戏声,混着建筑工地的金属撞击音,竟生出奇异的和谐。这让我突然懂得,为何历代文人总爱在此山醉饮——当亭台楼阁化作历史的残章,唯有琅琊山永远保持着微醺的平衡,在变与不变之间,酿着永恒的春醪。

下山路,卖酥糖的老人仍在石亭守候。麦芽糖的甜香里,他絮叨着琅琊酥糖的口感与风味,琉璃灯下的糖稀拉扯出金丝,将古亭的剪影与新城的霓虹缠成同心结。我忽然喉头哽咽——这座山何尝不是块巨大的麦芽糖,用千年光阴熬煮,粘住了多少游子的断肠……



滁州这座镶嵌在皖东大地上的明珠,虽不似繁华都市那般耀眼夺目,却以其独特的韵味与温情,深深印刻在我的心底。

滁州,是一座被历史浸润的城市。千年岁月在这里沉淀,文人墨客在这里留下不朽的诗篇。北宋文豪欧阳修的一篇《醉翁亭记》,让滁州名扬天下。“环滁皆山也”,短短五字,勾勒出滁州的山川形胜,也道出了这片土地的灵秀与诗意。琅琊山的苍翠,醉翁亭的雅致,仿佛在诉说着古往今来的故事。每当我脚踏这片土地,总能感受到一种穿越时空的宁静与厚重,仿佛与古人对话,与历史共鸣。

滁州,是一幅被自然眷顾的画卷。这里山川秀美,水韵悠长。琅琊山的层峦叠嶂,清流河的碧波荡漾,皇甫山的林海苍茫,无不令人心旷神怡。春日里,山花烂漫,莺飞草长;夏日里,绿荫如盖,清风徐来;秋日里,层林尽染,丹桂飘香;冬日里,银装素裹,静谧安详。滁州的四季,宛如一首首动人的诗,一幅幅流动的画。

滁州,更是一座充满活力的现代之城。历史的厚重并未让她停滞不前,反而赋予了她奋进的力量。近年来,滁州以蓬勃的姿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大潮中,高楼林立,道路纵横,产业兴旺,科技腾飞。这片古老的土地,正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时代的机遇与挑战。当然,最让人留恋的还有那份独特的人情味。这里的街巷里弄,弥漫着烟火气息;这里的乡间田野,回荡着欢声笑语。滁州人朴实无华,却热情似火;滁州的生活平淡如水,却温暖如春。

这里的山水,承载着诗与梦,有历史的厚重,也有未来的希望。一座山水之城,文化名城,更是一座充满活力和希望的未来之城。我相信,滁州一定会以更加昂扬的姿态,屹立在江淮大地,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。

再遇琅琊

□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周洋

滁州,深印在我心底

□扬州市职业大学 张宇恒

人物简介

王欢,男,满族,博士研究生,滁州学院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专任教师、团委兼职副书记,硕士研究生导师,现任定远县大桥镇义和村党总支第一书记、驻村工作队队长。

“每一位村民都是我的考官”

义和村位于定远县大桥镇最南部,现辖21个村民组,户籍人口964户3134人,村域面积8.01平方公里。2024年7月5日,我走下车,江淮平原的热浪裹挟着青草香扑面而来。作为滁州学院选派的第九批驻村干部,我知道,从这一天起,我的身份不再只是大学教师,更是这个皖东小村的一分子,村里的每一块田地都将成为我的教案,每一位村民都是我的考官。

“王书记,这边走!”村支书王姐热情地招呼我。走在凹凸不平的机耕路上,泥土的气息让我想起小时候在老家田间奔跑的日子。作为农学博士,我熟悉果蔬从采摘到货架的每个环节,但真正看到村民将新鲜蔬菜堆在露天场院任其腐烂时,才惊觉知识落地远比想象中艰难。

走访的第一户人家就让我红了眼眶。推开斑驳的木门,混合着药味和潮湿气息的空气扑面而来。昏暗的光线下,八十多岁的张奶奶摸索着坐在床边,双眼几乎失明,她的老伴李爷爷佝偻着背,耳朵背得厉害,费力辨认着来客。

当得知我是新来的驻村书记时,李爷爷浑浊的眼睛骤然亮起微光。他颤巍巍地站起身,步履蹒跚走到我面前,一下子紧紧攥住了我的手,攥得那样用力。“书记啊……感谢党!真的感谢……”他声音嘶哑颤抖,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,“这些年,要不是工作队和村委会一直惦记着,送吃的,帮看病,修房子……我们这两个老骨头……真不知道怎么熬到今天……”张奶奶在一旁摸索着,也将枯瘦的手覆了上来。

那冰冷的、带着微微颤抖却异常坚定的“力道”,透过皮肤,像一股滚烫的激流,直冲我的心脏,撞得又酸又痛。站在昏暗的屋里,感受着掌心那沉甸甸的托付,听着那最朴素的肺腑之言,所有关于“驻村”的抽象概念瞬间消散。一股前所未有的、滚烫而沉重的分量,沉甸甸地压在了心头——原来,这就是“驻村”二字最真实的千钧之重,它就在这紧握不放的枯手上,在这朴素真挚的托付里。

“比想象中辛苦,但比想象中更值得”

接下来的日子像被按下了快进

▲王欢帮助村民销售葡萄



▲义和村的“幸福院”



▲帮扶车间



▲王欢和农户沟通葡萄种植问题



义和村

